

生活就像一盘消消乐

狗洞

王占黑——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王占黑——著

定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响炮/王占黑著. —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

2017

ISBN 978-7-5321-6553-7

I. ①空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3923号

责任编辑:崔莉

装帧设计:钟颖

责任督印:张凯

书 名:空响炮

著 者:王占黑

出 版:上海文艺出版社

出 品: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(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.storychina.cn)

发 行: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(上海市绍兴路50号)

印 刷: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 6

版 次: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21-6553-7/I·5218

定 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大众文化
出版基地
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712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收款人: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

联系电话:021-64338113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021-65376981

序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/张新颖

这本作品集，八篇小说，都不算长，我却读了不少时间。没法一口气读下去，读完一篇，必得停下来歇一歇，才能继续。虽然其中有些已经不是第一次读，那种不容易消化的感受，仍然强烈地存在。每一篇结束的时候，那种慢慢累积起来的阅读感受迟迟不肯散去，似乎就此停留下来，在你的情绪和意识里占据了一个位置。

另一方面，每篇虽然独立，却又是可以互相参证的，它们是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的故事。这个空间的特征如此突出而又如此地被漠视：中小城市的旧社区，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区 and 工人新村，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使它们沦落为老小区和旧新村，住在其中的，主要是退休、下岗工人，以及外来务工人员。这样的老龄化和低收入群体的社区，赶不上当下的脚步不用说，未来的命运也从日益衰败的气息中显现。

王占黑写的就是这样的旧社区里的人，写他们日常的生活，看起来鸡毛蒜皮、东长西短，却总格外深切地关乎生老病死。

但也别把她的小说误会为符号化的“底层文学”。这

些积聚起来的作品触须尖细，探及丰富的历史容量和复杂的人生境况，叙述起来细致、平静、克制，以保证不被外在的视角、情绪和意识所简化和概括，或者说，她的叙述是这样的社区生活里面的——而不是外面的，更不是上面的——叙述。

她似乎是以分镜的方式推进叙述和结构作品的，缓慢移动的画面为实感所充满，自然五味杂陈，内容不免沉重。然而，她并不想背负沉重的包袱，她的人物，她的人物的生活世界，并不被沉重压垮，不仅有尊严，而且有趣，内里有自处的逻辑、方式和表现形式。能写出这些来，才是她的作品独特的价值所在。

这里不能不说到，她是一个九〇后女生。这个女生迄今为止的创作——除了眼前这本小书，还有另外一部小说集——差不多都是写社区和老人的，写她的父辈和祖父辈。你可以说她有能力——稍微对比一下同龄人，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常见到的能力——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，理解和致敬前辈；同时，也同样重要的是，这也是面对和梳理自身的方式：她和她这一代的许多人，是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中成长起来的，这也是她们自己的经验。她没有隔离和排除这样的经验，而是从中发掘和领会与自我密切关联的方方面面。

就在我写这篇短序的前两天，王占黑获得一个文学奖，颁奖台上，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，想不到叫

这个名字的人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女生。看她的文字，她写的系列社区、街道“英雄谱”，多半也会误解了她的年龄和性别吧。我记得好几年前，刚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她给我看几篇短作品，我说单独看也好，如果能多写一些，放在一起看，会更见出好来。我只是随意说说，没有想到她那么有耐心，延续几年，真的一篇一篇写下来了。如今，她已毕业，还在继续写那些表面波澜不惊的故事。倘若读者有耐心，或许会感受到一些什么，在心里留下一些什么，哪怕只是有趣——它们确实是些有趣的故事，也好。

2017年12月9日于复旦大学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01... | 空响炮 ...1 |
| 02... | 麻将，胡了 ...21 |
| 03... | 美芬的小世界 ...51 |
| 04... | 怪脚刀 ...73 |
| 05... | 演说家吴赌 ...109 |
| 06... | 偷桃换李 ...123 |
| 07... | 地藏王很忙 ...159 |
| 08... | 老菜皮 ...173 |

空
响
炮 01

◇◇◇ — ◇◇◇

赖老板像只烤架上的扒皮鸭子，翻了个身，又翻了个身，几圈下来，被窝里的热气都抖尽了，还是睡不着。老板娘闷头大骂，做啥！要吃西北风到外头去吃！隔着被子横生一脚，几乎把赖老板踹落到地板上。

赖老板不敢响，赶紧爬回来捂好。他有数，老婆并非凭空出气的人，生意做不下去，谁心里都不痛快。再这样下去，真的要吃西北风了。想他赖明生摸爬滚打五十年，游过街，干过群架，下过岗，上过本地新闻，什么扛不住，从没像最近一个月这么吃喝无味的。今天这顿年夜饭，白酒过二两，他就不想再动了。哈着冷气晃了一歇马路，回家躺下。

往年这一天，赖老板吃酒到八九点钟，一张大红脸直奔老友家，通宵麻将伺候。年关这副麻将，比年夜饭还要

紧。输赢多少，不管，只管开心。赖老板最喜欢零点将至的时候，香烟缭绕，打开窗，家家户户的炮仗都蹿起来了，渐渐吞没搓牌的声音，眼底眼外，噼里啪啦一阵乱响。赖老板听不清上家喊了什么，乱吃乱碰，碰错了，三家大笑，他也跟着笑。胡闹到一点宽，外面动静小了，几人又卯足精神玩起来。六点散场，赖老板出来，走在满地厚厚的红纸屑上，嘎吱嘎吱，鞋底不沾地面，像在大雪里。一脚一脚，他觉得自己踩在了钱上，五十响的，十五块，一千响的，五十块，一万响的，踩起来更加适意，软绵绵的。

一年到头做的生意，若都在除夕夜放掉，能从脚下铺到哪条街呢，赖老板总是边走边盘算。走到自家店门口，卷帘门拉开，照例放一支开年炮仗，一千响的大地红，讨个好彩头。然后回家，一碗大馄饨下肚，安心睡去。

这半年来，赖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差。原来横幅满城，新年起不准放炮仗了，放了要罚款，从此谁还敢呀。做到年底，店里忽然回光返照，人人都想最后再过一次手瘾。元旦前夜，卡在禁燃令的口子上，城里像遭了空袭一样，硝烟弥漫，爆炸声此起彼伏，耳聋的老人都嫌吵到吃不消。赖老板就坐在店里听，数，轰隆隆的是高升炮，嘶叫乱蹿的是礼花弹，噼噼啪啪的是电光炮。坐到十一点多，关了张，他在自家门口点了支一万响的财神到，响完，正好零点。

过了这天，再没有人来买炮仗了。赖老板的炮仗生意，算是正式做到了头。

到不到头，都是自己铺的路。城里大小礼花店，并非全数倒闭。早有人劝，赖老板啊，这桩事体，总归是没办法了。要么，也去进一点电子的卖卖，蛮好的，总算没有断掉这只生意头呀。

电什么子！买来听个响，地上不留红，像什么样子，有这种喜庆法吗！话虽这么喊，赖老板毕竟还是胆子小，生怕新炮仗成本高，卖不动，想来想去想不好。结果却叫隔壁阿大香烛店先占为王，搞了个电子炮仗代售点，势头一下打开了。

赖老板头上眼热，脚上硬是不肯跟风，他讲，假炮仗，没意思！李阿大我晓得的，年轻时候就这副德行，讨不到老婆，对牢洋火柴上的图，一边看一边弄，没骨气的。这种事体，我赖明生不做！



李阿大抢了赖老板的饭碗，名声臭了半条街。

从北京路动迁到爱国路，又缩进细长的八达弄，喜铺批发街历经三搬两搬，回头客都冲散了，生意人也走了大半。留下的几户，同住在附近的老小区里，几十年摆下来，各做什么，也自成规矩了。弄堂南北两道口，南面数

过去，连着几间餐饮卫生用品店，几间炒货铺子，喜糖铺子，再过去是喜帖店，炮仗店，香烛店，自然形成了这种布局。买东西的人一路买过去，是很顺的。阿大就在赖老板的隔壁。

早几年就有风声流窜，出事啦！市区不让放炮啦！一下愁死了喜铺街上好几家店面。一时间撤的撤，变的变，留下赖老板一家独大，大到几乎只卖鞭炮，样式齐全。只是消息年年传开，禁令却始终不见。赖老板叉着腰站在店门口，不会错，事体还没成。想要砸我赖明生饭碗么，还要再等一歇哩！

平日里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喜铺街上的小老板就站在各自店门口，隔着一条马路喊过来，喊过去。阿大坐在旁边听，概不参与。阿大向来不做发财梦，一间香烛铺，几十年开下来，仍是五平米的店面，卖点黄纸锡箔，线香红烛，再无别的品种。可如今红事也好，白事也好，烧香烧纸在城里愈发不时兴了。只剩几个老太太痴迷拜佛，勤快光顾。阿大倒也不急，做了回头客的，丢不了，新客人，阿大也不指望。反正一家老小齐全，不用多想，家里老太婆管小孩，阿大就看住这小店。

女儿却是能干人，听说城里要禁燃了，心中几粒算盘珠铛啷啷拨了起来。很快打听来一种假炮仗，只充电，不点火，卖得贵一点。女儿牵线搭桥，厂家的直销点就开进了阿大香烛店。阿大不吭声。

九月里，禁燃令一出，烧着了半条喜铺街。众人本是跑去看火烧眉毛的赖老板，一抬头，呆住了。风水轮流转，叫阿大抢先啦。隔壁香烛铺装了新门面，××电子爆竹，底下拉着禁燃横幅。眼熟的阿大招牌，退位让贤，拆下来堆在角落。店里半边旧货，半边炮仗。

这架势，等于是打了隔壁赖老板一巴掌，还破了一行归一行的规矩。喜铺街上的老实头阿大转眼成了趁火打劫的强盗。人们当面说，背后说，阿大心思这么坏，不作兴噢。

阿大躲在仓库里闷头折纸元宝，不肯出来露面。

年三十，阿大一家三代人吃得开心。女儿举杯，祝阿爸来年生意兴隆。阿大却憋着一张苦瓜脸，闷头吃菜。女儿讲，阿爸不要急，新物什嘛，慢慢会卖得好起来。

阿大只觉得满桌都是黄连，真真说不出的苦。

吃完饭，孙子缠着阿大放魔术弹。每年除夕，阿大都是从隔壁买一捆甘蔗似的烟花，在阳台上放给孙子看。握在手里，一点，砰，一个流星冲上天去了。囡囡，今年没有了。阿大回屋拿出电子炮仗，孙子不要，偏要看天上蹿的。

阿大有点怨这个假炮仗，能造个带声响的，怎么就没有能冲天的呢。好不容易找出去年中秋玩剩的火花棒，孙子关起门来甩，火星四溅，熏得家里乌烟瘴气。玩过了，孙子还要讨，阿大说，囡囡，没了呀。孙子又改要擦炮，

阿大说，囡囡，真的没了呀。

什么都没有，孙子翻了脸，一哭二闹，第三桩事，就是吵着要去找对面楼的阿兴大伯伯。

◇◇◇ 三 ◇◇◇

瘸脚阿兴卧在客厅的弹簧沙发上，香烟一根接一根不肯停。周围安静得很。老娘走了三个月，遗物清理完，家里房间总算腾给他了，可阿兴偏要在这只缩了三十多年的沙发上继续度日。

瘸脚阿兴一辈子跟老娘过。老娘讲，瘸脚顶可怜了，人家聋子讨聋子，瞎子讨哑巴，我们阿兴偏偏连个歪头都讨不到，光杆司令一根竖到老。老婆讨不到，生活还是要做的。瘸脚阿兴每天在私人老板厂里打工，回来没啥事，就站在楼下抽烟。逢年过节，家里不是老娘烧饭，就是大哥请客招待，瘸脚阿兴万事不管。不吃酒，不打牌，年头上的钞票，全丢在几支小烟花身上。腊月里，人们去炮仗店订购几千几万响，招财进福，瘸脚阿兴却专门挑些小孩喜欢的物什，长枪短炮捧回屋去。

今年跑过去，赖老板只朝他远远地摆手，没啦，没啦。

小区里的人都叫他瘸脚阿兴，只有小孩会喊一声，阿兴大伯伯。小孩长大了，也改口随大人叫。不过总有新的

小孩出来，客气地喊大伯伯，这一点阿兴深信不疑。就像那些追在阿兴屁股后面玩炮仗的小把戏，一年年长大，不喜欢了，终归会有新的小把戏冲过来，两只眼睛牢牢盯住阿兴手里的火星不放。

瘸子阿兴在自家楼下玩炮仗，像钓鱼一样，是玩给别人看的。平地上扔几粒柑橘籽模样的摔炮，举着火花棒走来走去，小孩子看到了，就记住了，附近有个好白相的大人。一得空，几个人冲过去，围着阿兴转。这一转，叫瘸脚阿兴开心的事体全转出来了。

阿兴放鞭炮放得响，小孩怕，就同他躲到一块去。阿兴搂着小孩，捂耳朵，捂眼睛，手指漏出一道缝，叫他偷偷看。阿兴拿土裹着擦炮，埋在老酒瓶里，香烟头一点，砰，土飞了半丈高。阿兴喊，打仗啦，快逃啊，小孩吓得蹿来蹿去。阿兴再一个个去找，变成了玩迷藏。

阿兴喜欢冲天炮，和小孩子追逐着玩手持升天。谁的小手没握住，冲歪了，笔直蹿到阿兴的屁股上，阿兴拖着一条条软绵绵的腿，飞快扭动着，回头又看不见，转眼冒了烟，在楼下跳来跳去，小孩笑得开心，阿兴大伯伯屁股上烧了个洞，哈哈哈哈哈。瘸脚阿兴也跟着笑起来了。

瘸脚阿兴买的炮仗稀奇古怪，地上蹿的火老鼠，天上飞的魔术弹。阿兴教会小孩，小孩就作弄他。胆子大的把火老鼠砸到睡觉的大黄狗身上。黄狗吓醒，追出来，阿兴跑得慢，被黄狗咬着裤脚管不放，小孩躲在边上笑。阿兴

毫不在意。

到了夜里，铁丝烟花最好看，阿兴叼着香烟，给来玩的一人发一根，凑近嘴巴一碰，火花吡吡地炸开来，蹭在阿兴脸上，好像脸上生了火花。灭了一根，再点一根，玩到大人来找小孩了，老娘也开了窗，喊阿兴回来。

这些事体，瘸脚阿兴记得清清楚楚。现在老娘走了，连这些一并带走了。夜里不放炮，小孩不出门，外面静络络的。瘸脚阿兴躺在沙发上，弹簧戳破了海绵，顶着他的屁股，硬邦邦的，好像被一根魔术弹顶着。地上散落着去年没用完的火花棒。阿兴想不通，大的不准放，讲出来是有道理，小炮仗凭什么也不可以呢。

阿兴心里不畅快，拣起三根，插在老娘遗照前的香炉里，烟头一碰，火花吡吡吡蹿上来，照亮了客厅一角。阿兴讲，老娘啊，过年了噢。新年好呀。

三支香很快就灭了。瘸脚阿兴拉了百叶窗，爬到八仙桌底下，悄悄把剩下的火花棒都点燃了。可是从外面看上去，阿兴家和楼上楼下一样，黑乎乎的，半点光亮都没有。

◆◆◆ 四 ◆◆◆

看到小区里没有半点火光，烫头就放心了。几个钟头下来，烫头觉得自己一双膝盖几乎要蹲麻了，脑子也发昏了，年夜饭吃过什么，她一点都不记得了。后排几个组员